

<<Golden Slumber : 宅配男與披頭四搖籃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Golden Slumber : 宅配男與披頭四搖籃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6562204

10位ISBN编号：9866562204

出版时间：2009-4-16

出版时间：獨步文化

作者：伊坂幸太郎, Isaka Kotaro

页数：554

译者：李彥樺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内容概要

「我得告訴你，人生可沒那麼好混！」
平凡的送貨員 青柳雅春和多年不見的老友森田森吾偶遇，卻突然被告知首相即將被暗殺，而青柳則是兇手！
！
還一頭霧水的青柳，早已成為警方不擇手段要緝捕的對象，更慘的是，馬上成為媒體炒作下十惡不赦的罪人，唯一的對策只有不斷的逃、逃、逃……一路上，小混混、無差別連續殺人魔、前女友等各路人馬相繼出現，情義相挺，他最後會栽在莫名奇妙的命運作弄中，還是能順利逃出重圍呢？
逃吧，活下去吧。
活著才是對「噩運」最大的反擊！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作者簡介

伊坂幸太郎 (Isaka Kotaro) 1971年生於日本千葉縣。
1995年東北大學法學部畢業。
熱愛電影，深受柯恩兄弟 (Coen Brother)、尚·積葵·貝力斯 (Jean-Jacques Beineix)、艾米爾·庫斯杜力卡 (Emir Kusturica) 等電影導演的影響。
1996年以《礙眼的壞蛋們》獲得日本山多利推理大賞佳作。
2000年以《奧杜邦的祈禱》榮獲第五屆新潮推理俱樂部獎，躋身文壇。
2002年作品《Lush Life》出版上市，各大報章雜誌爭相報導，廣受各界好評。
2003年作品《重力小丑》獲選為直木賞候補作。
2005年作品《死神的精確度》獲選第57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。
2008年作品《Golden Slumber》榮獲2008年日本書店大賞。
本書原獲直木獎提名但遭伊坂幸太郎婉拒，造成日本文壇一片嘩然。
作者知識廣博，內容取材範圍涵蓋生物、藝術、歷史，可謂上通天文下知地理；文筆風格豪邁詼諧而具透明感，內容環環相扣，讀者閱畢不禁大呼過癮，是近年來日本文壇少見的文學新秀，備受矚目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章節摘錄

青柳雅春 一個星期前，森田森吾打了通電話來，說：「下個星期能不能一起吃個午餐？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。」

接著又強調：「對你而言相當重要的事。」

自從大學畢業後，兩人已經八年沒通過電話，這樣一通電話實在頗為唐突。

「跟那個性騷擾事件有關嗎？」

青柳試探著問道。

兩個月前，青柳雅春在仙石線的電車內被誤認成色狼。

那時候，他遇見了大學畢業後就再也沒見過面的森田森吾。

青柳細細觀察眼前這個老朋友的臉孔。

畢業到現在已經八年了，森田森吾的頭髮變成了波浪狀的長髮，看起來有點新鮮感，但臉上的黑眼圈很難教人忽視。

「對了，我沒想到森田你又回到了仙台呢。」

「我沒告訴過你嗎？」

「當初賀年卡被退回，我才知道你搬家了。」

學生時期的我們一定沒想到畢業後竟然會音訊全無吧。

青柳雅春原本想就這件事好好數落森田森吾一頓，但最後還是選擇了輕描淡寫的語氣。

「有很多原因啦。」

森田森吾抓著吸管在杯中翻攪。

「什麼樣的原因？」

「例如青柳跟口分手了、青柳救了女明星之後爆紅、青柳……」

「那麼想把錯推到我頭上？」

「還有就是……我在東京當業務，拚了老命做業績，所以沒空聯絡，也是原因之一啦。」

不過，跟口分手，你應該有一陣子很難過吧？

那時候怎麼不打電話給我？」

「我打了。」

青柳雅春立刻反駁。

「但只聽到『這個號碼已停用』。」

「喔。」

森田森吾微微低下了頭。

「可能是我太忙了吧。」

「我真的打了。」

「好啦好啦。」

「是你沒接。」

為了不讓氣氛變得凝重，青柳雅春笑說：「你現在還是業務？」

「去年被派到仙台分部。」

「你到底適不適合當業務，我也說不上來。」

森田森吾那頭看起來像藝術家的髮型絕對不適合當業務，但是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似乎又可以拉到不少業績。

「當然不適合。」

森田森吾想也不想地回答，接著又將薯條折成兩半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這個嘛，因為我能看穿不久會發生的事。」

「森林的啟示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所以我知道客戶會有什麼反應，會買我的商品，還是大發雷霆，我一清二楚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這樣雖然很有效率，卻讓我提不起勁，這就是惰性、惰性。

不過，該做的事我還是會好好做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

」就在青柳雅春正想反問「為什麼？

」時，腦中閃過一句台詞。

「因為，你是專家？

」他笑道。

「因為，我是專家。

」森田森吾回答。

接著又說：「做煙火的那個轟廠長，不知道過得好不好。

」轟廠長是兩人大學時打工的工廠老闆。

剛剛那句「因為我是專家」正是轟廠長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。

「不知道廠長的兒子回來了沒有。

」「我也不清楚。

」青柳的腦中也浮現了轟廠長那副熊的模樣。

「不過，森田，如果你真的可以聽見森林的聲音……」「我是真的可以聽見。

」「為什麼不去賭博？

」森田森吾沒回答，只是露出悲傷的表情，看起來蒼老了許多。

「看來你還是半信半疑。

你能從性騷擾事件中得救，全是靠我的直覺呢。

」「唉唉。

」青柳雅春想起兩個月前發生的事，哀嚎了兩聲。

「說起來，你那時候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？

」「直覺。

森林的聲音。

」森田森吾滿臉認真地說道。

「那時候我剛好也搭了那班電車，坐在別的車廂，就在電車抵達仙台前一站時，突然有了感覺，某個我認識的人正惹上麻煩。

於是我下車，在月台上四周張望，就看到你。

我看見你面對一個穿著暴露的女人，腦中又閃過了一個念頭，看來你被冤枉了。

」「連我被冤枉是色狼你也知道？

」森田森吾不疾不徐地點點頭。

「這就是直覺。

倒是你為什麼會在那班電車上？

」「因為我接到一通奇怪的電話。

」青柳開始解釋。

「那一天，警察突然打電話到家裡，」青柳當然感到狐疑，卻聽見那警察說：「我們在松島海岸找到你的駕照。

」青柳吃了一驚，趕緊翻找，才發現駕照真的不翼而飛，原本一直以為駕照應該好端端在皮夾裡，有好一陣子沒查看了。

「駕照怎麼會跑到松島？

」森田森吾笑道。

「我也很納悶。

」青柳自己也是一頭霧水，這幾年根本沒去過松島。

「又不能置之不理，所以我就搭電車去拿駕照了。

」如今回想起來，青柳還是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「回程時就變成色狼？

」「我是冤枉的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「性騷擾這種罪啊，在被受害者抓住的瞬間，就算是被受害者以私人名義逮捕了，那時候你已經被認定是犯人了。

如果你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而進了警察局，恐怕在認罪之前別想回家。

「不會吧？

「騙你幹嘛。

性騷擾幾乎百分之百都會被認定有罪，這個社會就是這樣，所以我才拉著你逃走。

」青柳雅春回想當時電車上那個女人大喊「你幹什麼」的聲音。

一開始以為事不關己，但那個女人卻惡狠狠地盯著自己，還抓住自己的手腕，那一瞬間青柳雅春突然感覺到腹部有股寒意上衝。

「你從剛剛就一直摸我的屁股！

為什麼這麼變態？

」女人繼續大喊，青柳雖然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，卻立刻滿臉通紅、胃抽痛，完全慌了手腳。

「你雖然長得很帥，卻很散漫，所以才容易被騙。

「她是騙子？

」回想起來，在月台上跟自己面對面爭吵的女人確實看起來濃妝豔抹，似乎很擅長打扮得花枝招展。

當時只見那女人兩眼一翻，滿臉怒氣地對著自己大喊「色狼」，神情非常激動。

「森田，你沒懷疑過我真的是色狼嗎？

「你真的是色狼嗎？

」森田森吾以薯條指著青柳說道。

「不，我不是。

可是我們從畢業以後就沒見過面了，難道你沒想過我可能在這段期間變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……」

」青柳還沒說完，森田森吾便打斷了他。

「學生時期的你，最討厭的不就是色狼嗎？

你可以原諒態度高傲的教授，可以原諒讓女生痛哭流涕的花花公子，可以原諒出租店裡被租走的A片遲遲沒還，可以原諒在人來人往的車站裡隨意攔路殺人的兇手，卻說什麼也不肯原諒色狼。

「等等，我可不記得自己曾經原諒過攔路殺人魔了。

」青柳愣了一下，露出苦笑。

而且，A片什麼的又是哪時候發生的？

「或許吧，我老爸是個絕不原諒色狼的人，我可能是受了他的影響。

」一想到父親痛毆色狼的畫面，青柳雅春不禁皺起了臉。

「不過，八年的時間也可能改變了我。

「從一個厭惡色狼的人變成了色狼？

嗯，這也不是沒有可能。

如果真是這樣，或許事情更有趣些。

」森田森吾如此說道，聽不出來到底有幾分認真。

「說不定，是因為跟口分手受到打擊，讓你心中燃起怒火，為了向女性復仇而變成了色狼呢。

「聽起來很合理，真可怕。

「對了，我在東京工作時，曾經在地鐵站遇到阿一。

就是他告訴我，你們已經分手的消息，當時我很驚訝呢。

「不會比我更驚訝。

「你是被甩的吧？

「你怎麼知道？

「森林的聲音。

這還用得著問嗎？

」森田森吾皺眉。

「話說回來，現在口已經是人家的老婆，還生了小孩呢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」青柳雅春兩眼睜得老大，說：「這也是森林的聲音告訴你的？

」「不，我跟口見過面。

」森田森吾輕描淡寫地說。

「去年我剛回仙台時，在車站前的大型購物店裡遇到她，當時她老公跟女兒也在場。

」「這年頭已經沒有人把百貨公司稱作大型購物店了。

」青柳雅春故意挑了個無關緊要的部分回應。

「有件事或許你已經知道了。

」「我應該不知道。

」「口現在還是口。

」「什麼意思？

」「因為她老公也姓口。

」青柳雅春詫異地回了兩聲「喔喔」。

除了感到驚訝，也不禁有種奇妙的感覺，原來真的會有這種事。

「是口先認出我，把我叫住的。

那種落落大方的作風，還真符合她的性格。

她還把我介紹給她老公認識。

她老公的度量也很大，還用輕鬆的口氣跟我說『我常常聽她提起學生時代的事』呢。

」「我沒見過那個跟她結婚的人。

她老公姓口，我也是現在才知道。

」「想聽嗎？

」「聽什麼？

」「你跟她老公之間的比較。

」「不，我不想聽。

」「平分秋色吧。

」森田森吾眯著眼睛說：「你有他沒有的優點，他有你沒有的優點。

不過他的體型有點胖，長相遜了點。

」「他是那種可以豪邁地將巧克力片折成兩半的人嗎？

」青柳皺眉問道。

「巧克力片？

什麼意思？

嗯，不過倒也不能說跟你完全不同類型啦。

」「今天你把我叫出來，就是為了拿我過去的失戀來調侃我？

」青柳故意誇張地嘟起下唇說道。

「分手六年了，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。

」「其實我更想問你的是，」森田森吾將上半身湊了過來，口氣雖然輕浮，眼神卻異常銳利，讓青柳感到有點緊張。

「你跟那個女明星玩過了嗎？

」「玩過是什麼意思？

」「你不是在送貨的時候救了那個女明星嗎？

你是她的恩人，發展進一步關係的機會很大吧？

如何，玩過了嗎？

快說、快說。

」森田森吾從學生時代就是這樣，只要一提到關於女人的事，馬上會興奮地把「玩過」、「沒玩過」之類的字眼掛在嘴邊，真是一點也沒變。

不過他雖然嘴上很愛說這些，個性卻是內向害羞，一旦跟不認識的女生獨處便安分得很，曾經有好幾次跟女朋友連手都沒牽過便分手的經驗。

「玩過好幾次了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」青柳雅春低頭苦笑道。

森田森吾一聽，立刻「喔喔喔」地吼叫了起來。

「真的假的？

你跟女明星玩過了？

感覺如何？

」「她看起來很清純，其實很難應付呢。

我們玩了一整晚，她好幾次大叫『我快死了、我快死了』。

」森田森吾兩眼睜得大大，眨了幾下。

「沒想到你這麼行。

」青柳突然哈哈大笑，「我說的玩過，指的是電動啦。

我跟她玩過格鬥遊戲，兩人對戰的那種。

每次她的角色快被我幹掉時，就會大叫『我快死了』。

」森田森吾臉上的肌肉抽動了幾下。

「這是我聽過最爛的謊話。

」「我跟她之間真的沒什麼啦。

為了向我道謝，她確實找我吃過飯，但她很怕被電視或報紙拿來大作文章，所以後來只是偶爾邀我打打電動。

」「你這個人真的是太老實了。

」「個性是改不了的。

我送貨也很認真呢。

」「那為什麼要辭職？

」「怕給公司添麻煩。

」「你不是貨運公司的活招牌嗎？

」「有人故意找我麻煩，把我害慘了。

」青柳搔了搔頭說道。

青柳雅春這件事要從半年前開始說起。

那一天，青柳雅春一如往常開著貨車，沿送貨路線前進。

此時手機響了，在制服左邊的口袋不停震動，並且發出閃光與聲音，彷彿像隻小動物。

青柳心想，或許是剛剛放了貨物招領通知單的那戶人家打來的吧。

青柳以右手抓起手機，將車子開過一條狹窄的單行道，在十字路口左轉便停車，迅速按下通話鍵。

「你就是青柳嗎？

」手機中傳來男人的聲音。

「啊，是的。

請問您是哪位？

」青柳雅春在回答的同時，腦中浮現了當初被新聞節目大肆報導的回憶，感覺胃開始收縮，臉部肌肉緊繃。

被媒體炒成風雲人物的那段期間，真的非常難熬。

當時公司剛開始將送貨員的管理情報系統化，在管理系統中只要搜尋一下便可以找到每一個送貨員的負責區域、排班表及手機號碼。

雖然該系統只有公司員工與簽約的送貨員才有使用權限，但不知怎麼搞的，青柳的送貨路線消息遭人盜取，並外流出去。

從此不但送貨路上常常有人攔阻，手機也老是接到與工作無關的電話。

有些固然是好意為自己加油打氣，卻也不乏警告自己別太囂張的威脅電話。

而不論哪一種，都讓青柳疲於應付。

最近電視漸漸不再報導自己的事情，像這樣的電話也幾乎銷聲匿跡，才讓他好不容易有鬆一口氣的感覺。

一想到這可能又是類似的電話，青柳便煩躁不已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「請問您是哪位？」
青柳再次詢問。
「你要送貨送到什麼時候？」
「有些貨物必須在指定時間送達，所以會送到晚上九點或十點。」
青柳坦言。
電話的另一頭傳來冷笑。
「我的意思是你要在那家公司待到什麼時候？」
「待到什麼時候是什麼意思？」
「快辭職吧，別把我惹火了。」
電話的另一頭說：「要是惹火我，你就麻煩大了。」
接著，電話便掛斷了，青柳只能愣愣地看著手機。
「這算什麼？」
好奇怪的威脅。
森田說道，兩手還是將薯條折成V字形。
「一開始，我當然以為這只是普通的惡作劇電話。」
「後來發現不是？」
「我快被煩死了。」
不但我常常接到威脅電話，公司也常接到『快把青柳開除』的電話。
這樣也就算了，後來就連在工作上也發生了詭異的事。
「詭異的事？」
「我要送的貨物突然變多了。」
「上門的生意變多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青柳一邊將原本裝著薯條的盒子壓平疊好，一邊說：「是我負責的那個區域的貨物突然爆量，委託單上的筆跡都很像，寄出地點都是東京，而且不知為什麼，寄件者一欄都寫我的名字。」
「跟你同名同姓？」
森田皺眉說：「不可能吧？」
貨物內容是什麼？
「都是些羊羹、酒之類的，沒有什麼可疑物品。」
可是，收到的人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收到這些東西，而且寄件者是我的名字，感覺也很不舒服。
要怎麼處理這些包裹，公司也很煩惱。
「以惡作劇來說，也太捨得花錢了。」
「很恐怖吧？」
「真是莫名其妙。」
森田森吾聳聳肩，伸手在卷髮上抓了抓。
「不過，你也沒必要辭職吧？」
「打電話來騷擾我的人又威脅我，如果我不辭職，將會發生更麻煩的事。」
當然公司報了警，但我還是決定辭職了。
「我還是想再說一次，你沒必要就這麼辭職吧？」
「是啊，話是沒錯。」
青柳老實地點點頭。
像這種毫無道理可言的威脅，根本沒有必要乖乖聽從。
「你大可不必辭職的。」
「老實說，或許是我自己剛好在找一個離開的機會吧。」
「好像乖孩子都會幹這種事呢。」
平常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，卻會在某一天突然想要丟下一切不管了。
學生時代的老友森田森吾這種一口咬定的言詞，跟不負責任的態度突然讓青柳雅春好懷念，心情不禁愉快了起來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「那個騷擾你的傢伙，或許是那個女明星的崇拜者吧。」
「如果是強盜事件剛發生的時候或許有可能，但是現在都已經過了那麼久，應該不是吧？」
在青柳因拯救女明星凜香而出名的那段時期，確實遇到了一些看起來像是崇拜凜香的男性。不過，這些人絕大部分都自認為是凜香的監護人，向青柳說些「謝謝你救了凜香」之類的話，明顯露出敵意的例子反而不多。
青柳甚至感到佩服，原來所謂的偶像崇拜者就是這樣啊。
「我猜啊，那個性騷擾事件說不定也是他搞的鬼呢。」
你這麼老實，長得又滿帥的，而且在兩年前因為救人而一舉成名。
你這樣的人竟然是個色狼，大家一定會非常感興趣，再也沒有比名人跌個狗吃屎更令人感到有趣了。」
「啊，原來如此。」
青柳一聽，頓時覺得有道理。
這麼說來，駕照出現在松島的那個神祕現象應該也是計謀的一環了。
「這也是森林的聲音說的？」
「這是我說的。」
森田嘆了口氣，往店內的時鐘看了一眼，說：「該走了。」
青柳直覺反問：「去哪裡？」
心想，看來終於要進入今天的主題了。
「今天車站西邊很熱鬧呢，還進行了交通管制，人多得不得了。」
「因為金田要遊行吧。」
「你想看嗎？」
「不特別想。」
青柳老實回答。
金田這號政治人物出現在電視上的時候雖然讓青柳雅春頗感興趣，但還不到想擠在人群中見他一面的程度。
就連首相選舉，青柳也因為忘記投票日期而沒去投票。
「如果我還在當送貨員，一定會覺得很煩吧。」
一旦執行交通管制，送起貨來就很不方便。
東二番丁大道如果無法通行，可是很麻煩的。
「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就是東二番丁。」
「去那裡做什麼？」
「我的車停在那裡，上車再談吧，抱歉。」
學生時代的同學森田森吾輕聲說道，接著便起身，走在前面帶路。
青柳雅春見他後腦杓藏著幾根白頭髮，不禁感到些許寂寥。
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，自己也不明白。
青柳雅春「你剛剛說了什麼？」
「這句話讓青柳雅春醒了過來。」
「我睡著了？」
抱歉。
「腦袋頗為沉重，搖了一下，甚至感到一絲疼痛。」
此時青柳才發現自己正身處在車內的副駕駛座上，椅背被放倒了，自己一直睡在上面。
「你剛剛一直在說夢話，做了什麼夢？」
駕駛座上的森田森吾握著方向盤，望著擋風玻璃說道。
引擎並未發動，車子是靜止的，不過森田森吾的側臉卻顯得非常專注，彷彿正在專心開車。
或許是因為剛睡醒，青柳有一種在搖晃的感覺，好似車體正在左右飄移。
一看時間，接近中午時分。
兩人從仙台車站的東口開始步行，穿過狹窄通道，一邊側眼觀望遊行前的交通管制，一邊進入市中心，原來還只是十分鐘前的事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整條街上，一些事前不知有交通管制的車輛亂鑽，造成了局部擁塞。

前來觀看遊行的群眾，有些人因來不及穿越斑馬線而擋在車道上。

不過除此之外，倒是沒什麼特別混亂的場面。

不知不覺，便走到了東二番丁大道的後方巷道內。

一輛中古輕型汽車就停在一座小公園旁，森田森吾指著說：「這就是我的車。」

上車後，森田森吾不知從何處拿出一個寶特瓶，說：「喝吧。」

青柳喝了那瓶水之後就什麼也不記得了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睡著了。

「你該不會下了藥吧？」

青柳笑道。

「什麼？」

森田森吾還是一樣注視著前方。

「沒有啦，只是我突然睡著，該不會是因為你在寶特瓶內下藥吧？」

青柳一邊說，一邊為這句無聊的玩笑話感到不好意思。

「確實下了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我下了藥，用針筒將安眠藥注射進寶特瓶。」

「我所認識的森田森吾，不曾說過這麼無聊的笑話。」

「你做了什麼夢？」

此時森田森吾轉頭問道。

「喔。」

青柳感覺自己臉紅了。

「跟口分手時的事。」

「分手的原因是巧克力吧？」

「咦？」

青柳一愣，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你認為呢？」

明明是晴朗的中午，車內卻陰暗異常，或許是車子停在陰影處的關係吧。

駕駛座上的森田森吾那波浪狀的卷髮壓迫著空間。

「你聽著。」

森田森吾看了手錶一眼，說：「沒時間了，我只說重點。」

他的雙眼睜得很大，佈滿了血絲。

「什麼重點？」

「那時候你確實是被誤認成色狼，但那並不是偶然，你是被陷害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我在當送貨員時騷擾我的那個人，刻意安排了這個陷阱嗎？」

「對了，得從那個騷擾事件開始說起才行。」

森田森吾搔了搔頭說：「那個騷擾事件也是被設計的，應該吧。」

目的是為了讓你沒辦法在公司待下去，或是讓大家對你的評價變差。

為了這個目的，才故意騷擾你的。

接下來，如果再讓社會大眾認為你是個色狼更好，所以才又安排了性騷擾事件。

「更好？」

對誰來說更好？」

「我接到的命令則是誘導你的行動。」

森田森吾加快了說話速度。

「命令？」

你接到誰的命令？」

難不成是森林的命令？」

青柳被老友的正色語氣搞得坐立不安，雙手找不到合適的擺放位置，只好無意義地來回撫摸著安全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帶。

森田森吾突然出言制止：「別繫安全帶。」

」「咦？

」「仔細聽好，你被陷害了。

現在的你正身處陷阱之中。

」「你在說些什麼啊，森田。

」「我從簡單易懂的部分開始說明好了。

你聽著，我成家了，我有老婆跟孩子。

」「什麼時候？

」「開始工作後不久。

我兒子已經上小學了，很難相信吧？

」「真的假的？

」「一點也不假。

我到東京後不久，女朋友就懷孕了，我們只好奉子成婚。

但我老婆是個超級小鋼珠迷，根本可以說是中毒了，每天帶著小孩到小鋼珠店，聽著音樂，彈那些珠子，不知不覺竟然欠下了一大筆債。

」森田森吾的聲音簡潔而有力。

「這很莫名其妙，對吧？

小鋼珠店應該只是玩小鋼珠的地方，怎能讓人欠下那麼多錢？

我老婆一直瞞我，等我發現時，她已經是個多重債務者了。

沒想到我竟然會在法律課以外的地方用到債務者這樣的字眼，我嚇死了，真的嚇了一大跳。

」「森田，這一點也不簡單易懂。

」無法理解狀況的青柳吞吞吐吐地說道。

「今年，就在我被債務逼得走投無路時，一些奇怪的人找上了我，問我願不願意接下一件奇怪的工作。」

他們說，只要我幫忙做幾件事，欠債就可以一筆勾銷。

」森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錶確認時間。

「幾件事？

」「在你被當成了色狼的時候，拉著你從現場逃走；或是像今天這樣，把你帶到某個地方。

」「這就是你的工作？

」青柳環視車內一番，目光停留在那個寶特瓶。

「細節我也不清楚。

一開始，他們只是叫我搭仙石線，然後把你找出來。

如果發現你在月台上被當成色狼，就帶著你逃走。

雖然是件很詭異的工作，但我心想，既然能幫你的忙也不是件壞事。

唉，其實我只是如此說服自己而已。

」「但你確實是救了我。

」「不，你錯了。

」森田森吾再次露出欲哭無淚的表情，這跟以前的他完全不同，讓青柳感到胸口一陣疼痛。

「那些傢伙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讓你因性騷擾被捕，只是要讓那個現場被目擊。」

」「那些傢伙？

目擊？

被誰目擊？

」「周圍的乘客。

這樣一來，如果以後你又犯了什麼罪，可能就會有人跳出來說『此人也曾經當過色狼』，如此，大家就會更相信你是犯人了。

」「我還會犯下什麼罪嗎？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」青柳很想笑著對他說：「別哭，該哭的人是我。」

」「我也不清楚整個計畫內容，他們只命令我今天把你帶來，並且讓你睡到十二點半，為了讓你安分一點，可以讓你喝寶特瓶內的水。」

」青柳看了看寶特瓶，又看了看時間，離十二點半還有半個小時。

「讓我睡在這裡，有什麼目的？」

」「我明知很奇怪，明知其中一定有鬼，但我決定不去想，欠債已經讓我幾乎要精神崩潰，所以原本我什麼也沒想，只打算聽命行事，只要照著做，欠債就能一筆勾銷了。」

但是，剛剛在走向這輛車的路上，我突然有種感覺，這樣下去似乎會發生無法挽回的事，何況我們很久沒見了，你卻依然沒變。

」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說什麼，但接下來這些話，我是不是別聽比較好？」

」「你別囉唆。」

」森田森吾提高音量說道。

他似乎想靠著這股氣勢讓副駕駛座上的青柳雅春閉嘴。

「仔細聽好。」

」「聽什麼？」

」「我現在想到的可能性。」

」「我從來沒看你這麼認真過。」

」「聽著，在我們走來的路上，不是看到很多前來看遊行的人嗎？」

金田今天來到仙台。

青柳，你還記得我們當初還是學生的時候，在速食店聊得很起勁的話題嗎？」

」「聊過的話題那麼多，我怎麼知道你指的是哪個？」

」所謂的青少年飲食文化研究社，說穿了就是聚集在速食店內天南地北閒聊的社團，姑且不論話題內容是否有意義，單論話題數量可說是數也數不盡。

雖然主要的活動成員只有青柳雅春等四個人，但話題所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，有時聊其他學系的女生，有時聊對新電影的評價，有時聊中了彩券之後想買什麼之類的無聊妄想，有時聊憲法第九條與集團自衛權等學生最喜歡討論的議題。

四個人經常坐在速食店最裡面的座位，在閒聊中虛度光陰，卻感覺自己正在做相當有意義的事。

青柳雅春的腦海中浮現了圍在桌旁的口晴子及阿一的臉。

「我印象最深刻的話題，是那個。」

」記憶中的畫面彷彿再次出現在青柳眼前。

」阿一說他懷疑女友劈腿，所以想偷看女友的手機那件事。」

」「不，我不記得了。」

」森田森吾無情地斬斷了話題。

「真的嗎？」

」青柳又問了一次。

森田森吾靜靜地搖搖頭。

「我想要說的是，」他開口說：「甘迺迪被暗殺與披頭四的話題。」

」語氣非常簡單俐落。

「咦？」

」「有一次，阿一不是嘮嘮叨叨地一直說著甘迺迪被暗殺的話題嗎？」

還有，我們不是都喜歡披頭四？」

」「啊，我想起來了。」

」青柳拾回了記憶。

有一次，阿一不曉得在哪裡獲得了關於甘迺迪暗殺事件的知識，激動地跟大家說：「甘迺迪絕對不是奧斯華殺的，但是奧斯華卻被冤枉是兇手，真是太可怕了。」

」大家一開始只是愣愣地聽著，但是後來都對甘迺迪被暗殺的事件產生了興趣，各自去找了相關書籍，這個話題不知不覺在四人之間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風潮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阿一不知為何非常為奧斯華抱不平，憤怒地說：「那些人一定是認為『把一切都推給奧斯華（註一）就沒事了，只要不被抓到就沒問題』。

」「那些人是指誰啊？

」當年的青柳等人不耐煩地問道。

」某些高層人士。

」阿一回答。

」不是有人說，在甘迺迪暗殺案中，那個被認為是兇手的奧斯華其實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嗎？

」是有這派說法。

」奧斯華在事發前，曾在某條街上散發共產黨相關文宣，其實他是被上級命令這麼做的，這是為了讓大家認為他是共產主義支持者。

」確實有人這麼說。

」你的性騷擾事件或許也是一樣的意思。

當我接到幫助你逃走的命令時，或許已經隱約猜到了吧，但是我故意不去多想。

」森田，你冷靜一點。

」我想，這應該是為了要將某個重大的罪名套在你身上的前置作業吧。

」森田，你到底在說什麼啊？

」你辭職後，是否還遇過其他不尋常的事？

」森田森吾的強勢語氣讓青柳雅春難以駁斥，只能乖乖地思考他丟出的問題。

」不尋常的事，應該只有駕照在松島被找到那件事吧。

」青柳一邊在心中如此說著，一邊仔細回想。

」為了領失業救濟金，去了幾次Hello Work（註二），但是倒也沒特別遇到什麼……」話才說到一半，想起了一件事。

」啊。

」青柳的腦中浮現了井之原小梅的模樣。

」幹什麼扭扭捏捏的？

」森田森吾還是跟以前一樣觀察入微。

」我沒有扭扭捏捏的。

」你在Hello Work遇到什麼事？

」森田森吾的模樣不像在半開玩笑地逼朋友說出祕密，而是充滿了嚴肅與認真，兩眼充血，令人不忍多看。

」有什麼可疑的事，就說說看吧。

就像性騷擾事件跟我的事情，你身邊到處都是陷阱，我們必須懷疑任何一件小事。

」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真的。

」說說看吧。

」真拿你沒辦法。

」青柳輕輕嘆口氣，搔了搔頭，想起了學生時代，每次去參加聯誼時，森田森吾總會在廁所激動地湊過來，說：「喂，你選哪個？

你選哪個？

我選的是……」就跟那時候一樣，如今坐在身旁的森田森吾看起來也相當激動，但是兩種激動在本質上有明顯的不同。

」我在Hello Work認識了一個女的。

」什麼樣的人？

」青柳原以為森田森吾會吹起口哨，笑說：「什麼嘛，原來是這種事啊。

」但沒想到，他依然板著臉。

」什麼什麼樣的人？

就是很普通的一個人，小我五歲。

」井之原小梅的身材嬌小，大約只有一百五十公分高，光看體型有點像十幾歲的少女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「是她主動接近你的嗎？」
「我在使用搜索系統查工作情報時，她剛好坐我旁邊。」
「你跟她交往嗎？」
「只是朋友。」
青柳聳聳肩說道。
確實是如此。
「真可疑。」
「真的只是朋友。」
青柳微微加強了語氣，或許期待著能跟她有進一步發展，但現階段真的只是朋友。
「我說的可疑不是指你跟她的關係，我是說這女的很可疑。」
「喂。」
「包含我在內，看起來不像壞人的人，都是你的敵人。」
「但你看起來像壞人，而且不是我的敵人，不是嗎？」
此時森田森吾閉上了眼，摸了摸著鼻子，停頓了片刻，似乎在調整呼吸。
「或許是我想太多了吧。」
他張開雙眼，如此坦承道。
「可是，小心一點總是好的。」
保持警覺，懷抱戒心，否則你就要當第二個奧斯華了。
青柳一瞬間不知道該回答什麼，只能看看手錶。
「還有十分鐘，我真的不用躺著睡覺嗎？」
青柳半開玩笑地說道。
「我猜，金田應該會在遊行中被暗殺。」
「這句話的笑點在哪裡？」
「這是最後想出來的結論。」
直到看見你喝了寶特瓶的水便馬上睡著，我才終於察覺這件事的嚴重性。
而且，你剛剛睡覺時，我下去看了一下車底。
「車底怎麼了？」
「電影不是常常這樣演嗎？」
車子下面裝了炸彈，重要證人或相關人士一坐上車，就會轟地一聲……」
「滿常見的老套劇情。」
「我們現在就處於那個老套的劇情裡。」
森田森吾笑道。
青柳見他終於露出笑容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但是一咀嚼說話內容，又是一驚。
「就連我這個門外漢，也能夠一眼就看出那是一顆炸彈。」
森田森吾露出笑意，令人無法分辨他到底有幾分認真。
「雖然知道是炸彈，但不知道怎麼拆也沒用。」
「我們快逃吧。」
青柳立刻說道：「這不是太危險了嗎？」
「你一個人逃吧。」
「森田，你也一起逃吧。」
「逃去哪裡？」
森田森吾的眼神非常嚴肅，一點也不帶開玩笑的成分。
「以前，我們在聊披頭四的話題時，不是聊到過《Abbey Road》的組曲嗎？」
「什麼？」
「《Abbey Road》的組曲。」
「剛剛你在睡覺的時候，我一直哼著其中的一首 Golden Slumbers。」
「因為是搖籃曲？」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」歌名如果直接翻譯，應該可以翻成「金色搖籃曲」，以歌詞內容來看幾乎可以說是一首搖籃曲。保羅·麥卡尼所擠出來的高亢歌聲，讓這首歌充滿著不可思議的魄力。

「你還記得一開始是怎麼唱的嗎？」

」森田森吾說完，便哼起了開頭：「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ward……」 「曾經有一條通往過去的路，是這個意思沒錯吧？」

」 「在我的腦中聯想到的是學生時代跟你們一起玩樂的那段時光。」

」 「學生時代？」

」 「對我而言，說到令人想要回歸的過去，我腦中浮現的畫面是當年的那段時光。」

」 森田森吾眯著眼睛說道。

沿著他的視線向前望去，時空似乎被扭轉，彷彿能夠看見當時四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，在速食店內聊天聊得忘我的景象。

兩人沉默了片刻，這一次，青柳也不再忙著找話題了。

森田森吾向副駕駛座過手伸來。

不明就裡的青柳只是愣愣地看著，只見森田森吾打開置物匣，取出了某樣東西。

一開始，青柳沒有理解出那是什麼，只以為是大型的無線電通話器什麼的，過了片刻，才看清楚了那個物體的真面目。

「槍？」

」 「很奇怪吧？」

」 森田森吾露出苦笑看著手上的手槍。

「一般老百姓怎麼可能弄得到這種東西？」

就算弄到了，也不會隨便放在置物匣。

」 「那當然。」

」 青柳微微點頭，第一次看到手槍，讓他渾身僵硬，根本不敢伸手去摸，怕一個不小心就擦槍走火。

「何況這玩意是怎麼通過路檢的？」

」 「不止是那個問題吧？」

」 「我今天接到的命令是讓你留在這輛車內。」

他們告訴我，可以讓你喝下寶特瓶的水，如果這樣還不行，就使用置物匣內的東西。

我很好奇置物匣內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，剛剛打開來一看，就看見了這玩意。

」 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」 森田森吾手上的手槍呈現暗黑色，似乎不是轉輪式的，他看著槍口喃喃地說：「這裡沒有用金屬板封住，看來應該不是玩具。」

」 接著又說：「換句話說，委託我做這些事情的人，可以輕而易舉地弄到這玩意，還能通過路檢。」

」 就在這一瞬間，車子開始搖晃。

一種不能稱為聲音的聲響在車外迴響。

似乎是某個地方的空氣瞬間炸裂，震動的衝擊波讓車子產生晃動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」 青柳慌張地問道。

森田森吾顯得異常冷靜，雖然他也在尋找著聲音的來源，卻是一副不怎麼感興趣的模樣。

「或許是爆炸吧。」

」 他喃喃說道。

「爆炸？」

」 「沒時間了，你快逃吧。」

你繼續待在這裡，情況恐怕很不妙。

」 「你也一起逃吧。」

」 「我如果逃走，我家人會有危險，沒有奉命行事，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。」

」 森田森吾以充滿埋怨的語氣說道。

此時的他跟剛剛比起來，似乎顯得沉著冷靜了點，讓青柳感覺大學時期在學生餐廳大放厥詞、一臉幸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福的老友好像又回來了，不禁湧起一股懷念與安全感。

同時，也產生了絕對不能對這個好不容易清醒的好友見死不救的想法。

車外喧囂震天，很明顯是發生了異常事端，莫名其妙的聲音此起彼落，宛如地鳴般的聲響撼動著地面。

「我本來以為你喝下那個之後應該至少有一個小時不會醒來，如果真是如此，我也只能丟下你逃了。不過，假使你在中途醒來，或許這也是我的宿命吧，我是這麼想的。

」「你的宿命？

」「所以我稍微搖晃了車子。

我就坐在這裡左右搖擺，本來以為這樣一定沒辦法把你搖醒，沒想到你真的醒了。

」「青柳此時想起來，自己剛剛清醒時，確實感覺車子宛如停泊的船隻般左右搖晃。

森田森吾把手伸向車內後照鏡，調整角度。

「總之你快逃吧，別再說了。

」他揮著手槍說道。

「我留在這裡，雖然不知道委託我的那些傢伙會有什麼反應，但應該不至於把我怎麼了。

與其跟你一起逃走，我寧願乖乖跟他們道歉，告訴他們任務失敗了。

」「我已經完全搞迷糊了。

」森田森吾看著後照鏡的雙眼微微眯起，說：「有兩個制服警察從後面走過來。

要走的話，就趁現在，不然我要開槍了。

你也知道，我這個人很急性子的。

」他笑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們在學生時代曾經做過市立游泳池的臨時清潔工，你還記得嗎？

」「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」「那時候我們拚命打掃，頭頂上不是有架監視器嗎？

」「我不記得了。

」「你不記得我那時候說了什麼嗎？

」「森田，你到底怎麼了？

」「總之你只能逃走。

知道嗎？

青柳，快逃吧。

就算把自己搞得再窩囊也沒關係，逃吧，活下去吧。

活著才是一個人最重要的事。

」青柳感到臉部僵硬，雖然想說話，卻不知該說什麼，一張嘴只能開開合合。

「對了，你救了那個女明星那次，不是在電視上說過嗎？

你是用大外割將那個歹徒摔出去的。

」「那一招，」青柳雅春說：「那一招大外割是你教我的。

」「我那時候正抱著兒子看電視，聽到你對著記者這麼說，讓我不禁向兒子炫耀了起來。

」「你在說什麼啊，森田，你不要緊吧？

」「不要緊。

」森田森吾的臉上隱隱重現了學生時代悠閒自在的神情。

「好孩子都可以上天堂。

」森田森吾突然如此說道，接著又露出了牙齒，笑著說：「對吧？

」青柳雅春默然無語，森田森吾開始唱起了那首 Golden Slumbers 。

一開始，他唱著：「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ward.」接著，繼續唱道：「Golden slumber fill your eyes. Smiles awake you when you rise.」青柳沒辦法確切聽懂英文歌詞的意思，不過腦中反射性地浮現了「你帶著微笑醒來」的句子。

青柳想要呼喚森田的名字，但就在那一刻，森田森吾將駕駛座的椅背放倒，閉上了眼，以歌唱般的聲音說：「晚安，別再哭泣。

」聽起來像是 Golden Slumbers 的歌詞，卻只有這一句是日文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說不定這是他說給自己聽的真心話，青柳雅春如此想著。
就在青柳看見好友的眼角滲出淚光的瞬間，他打開了副駕駛座的車門，衝了出去。

<<Golden Slumber：宅配男與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像他這樣的作家將背負起日本文學今後的命運……他有獨特的文風，是個天才。」 - - 平成國民天后 / 宮部美幸「如果現有的推理小說已經走到山窮水盡，伊坂幸太郎一定是那位使日本推理小說命運柳暗花明的人物。」 - - 台灣文壇趨勢專家 / 詹宏志「因為他將對運用想像力的憧憬著力於小說創作上，於是各項具有想像力的元素都漂浮在其作品中，使得讀者在閱讀推理小說的同時，也彷彿看了一場交織著奇異幻境寓言、生命哲思與青春況味的文藝表演。」 - - 重度推理迷 / 張筱森

<<Golden Slumber : 宅配男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